

舞台艺术



西安三意社演出的《无字碑》。



“自然之声——芮妮·弗莱明独唱音乐会”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第二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落幕，来自全球的55台132场主板演出 跨越国界、打破时空、沟通心灵

这些动人瞬间，让美好直抵人心

第二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已落下帷幕，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万名艺术家汇聚于“不夜城”，超500项、1400余场精彩演出与展览活动中，更有55台132场主板演出汇集无数个“世界首演”“中国唯一”。在所有数字的背后，有一股跨越国界、打破时空的力量，串起了剧场内外、台前幕后一个个动人故事和美好瞬间，见证着激情、执着、和解、共鸣与传承。

成立130年，首次来到上海的西安三意社特意带来了一件“镇社之宝”“窟窿锣”。“窟窿锣”（学名勾锣）是整个秦腔打击乐的灵魂，这件乐器见证着戏社走过的百年风雨。”三意社社长助理刘戈兵激动地说，“我们从大西北而来，终于站在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上，打响‘最秦腔’的声音，让它被听见，传出去，圆了三意社几代人的梦。”艺术节汇聚了无数像三意社一样的追梦人，有抱病坚守创作现场的名编导、有与岁月对话的耄耋舞者，有与台上巨星和声唱的真爱粉，也有听音乐会生怕咳嗽出声而手握薄荷糖的纯真孩童……这一帧帧、一幕幕的吉光片羽，汇聚成光芒，闪烁着、照耀着，让美好和温暖直抵人心。

舞韵凝光：生命与时光的艺术对话

10月15日晚，上海文化广场的剧场里，一部关于《家园》的芭蕾诗篇正徐徐展开。作为第二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周”的重磅剧目，广州芭蕾舞剧院的这部原创力作在此刻迎来首次绽放。

当大幕缓缓落下，经久不息的掌声在剧场内涌动，如潮水般拍打着舞

台的边际。在沸腾的观众席间，一个清瘦的身影静静伫立——正是舞剧的总编导赵明。病中的他脸颊微陷，却掩不住眼中燃烧的艺术火焰：“心里一直牵挂着《家园》。”他轻声诉说，每个字都浸透着对作品的深情，“趁着转院的空隙，我溜出来与它相会。”这份执着，恰如园丁不顾风雨也要守护绽放的花朵。从在广州完成创排，到回沪养病期间远程指导，他的心血早已融入每一个舞步。如今，在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舞台上，他终于见到了作品最新的模样，艺术的种子又在心中萌发新芽。

从当年在上海创排《闪闪的红星》结下不解之缘，到历经岁月流转、病痛考验，赵明始终以德艺双馨的品格守护着艺术的圣火。尽管早已将“文华奖”“荷花奖”等殊荣收入囊中，他依然保持着如初的创作热忱，在舞台艺术的天地间不懈耕耘。掌声不仅献给舞台上的精彩，更献给这位用生命舞动永恒、以灵魂点燃艺术的追梦人。

如果说赵明的坚守是艺术圣火的燃动，那么另一群舞者的身影，则在时光褶皱里书写着艺术与生命的另一种对话。11月7日晚，《交际场：回响1978》的舞台上，三面斑驳的墙构筑成一座记忆的舞厅。九位白发舞者立于光影交界处，岁月的河流在他们身上留下蜿蜒的痕迹。当47年前的青春影像投射在透明纱幕上，时空在这一刻温柔折叠——苍老的手抬起，与屏幕上纤细的指尖隔空相触，像一片秋叶触碰春天的花瓣。

当《交际场：回响1978》帷幕升起，每一个细微喘息都成为舞蹈的一部分。膝盖弯曲时发出的轻响，是时间在身体里吟诵的诗句。他们不再试图复刻青春的旋转速度，而是让动作

在岁月中沉淀出新的韵律——更深，却意外地更具生命力。

乐声致远：共鸣与传承的城市暖意

10月19日下午，上海大剧院的穹顶下，旋律如月光般流淌。“自然之声——芮妮·弗莱明独唱音乐会”已近尾声，66岁的美国女高音歌唱家笑着扬起话筒，《我本可以整晚跳舞》的熟悉旋律响起，她邀请台下观众共唱。

奈何曲调偏高，多数人刚启唇便被旋律的高度拦住，唯有观众席中一道清亮的男声，循着节奏稳稳接续。音乐剧从业者、混血儿史博伟的目光紧追着舞台上的“女神”，每一个转音都藏着多年追随的默契，成为舞台最特别的“和声者”。

这一幕也“撞”进史博伟的社交媒体页面，“好的表演者，先要学会当好观众。”作为表演艺术从业者，他愈发笃定：“能一直做观众，是种幸运，也是种能力。这份职业难发大财也不稳定，但艺术带来的滋养，永远在学习的状态、能和不同领域优秀的人交流，这些才是真正让我留下来的因素。”

让史博伟动容的还有乐评人李严欢提到的细节。“芮妮邀请观众一起唱，上海场真的有人呼应，而且唱得不错！那一刻，真的挺为上海骄傲。”史博伟也写下心底的坚守：“也许有一天我不再站上舞台，但我永远可以退回到观众席，继续做那个为艺术心动的人。如果只是为了‘上班’，那干这行真的太没劲了。”原来，音乐的美好从不止于舞台之上，更藏在这份跨越台上台下的共鸣里，藏在每个为旋律心动的平凡瞬间里，藏在一座城市与艺术相互滋养的暖意里。

姜方 宣晶

舞台上的和声余韵未散，童真的回响又为这场艺术盛宴添了几分柔美。11月22日晚，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空气里，飘着《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的悠扬。返场环节，指挥大师克里斯蒂安·蒂勒曼手中的指挥棒轻轻起落，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金色之声漫过全场——这是这支顶尖名团20年来第九次亮相上海。这首奥地利民间“第二国歌”首度由维也纳爱乐乐团在沪奏响，动人旋律里藏着老友重逢的温情。一曲终了，雷鸣般的掌声似乎要掀翻屋顶。观众席里，10岁的王芮达攥着妈妈的手，眼里闪着光。

这位复旦附属闵行实验学校的五年级学生，指尖还留着小号的薄茧，从大提琴到钢琴，再到如今的小号，乐器的更迭里藏着对音乐的偏爱。“很好听，他们的演奏很丝滑。”他轻声说，语气里满是孩童的真挚，“比我之前听过的所有音乐会，都更让人投入”。

乐章间隙，王芮达悄悄留意着身边的观众，那些憨到段落结束才轻咳的身影，让他想起自己练琴时对节奏的敬畏。“其实可以像我一样，进场时拿颗润喉糖。”男孩眨着眼睛，语气认真又可爱，“清凉的糖能压住喉咙痒，就不会打断好听的音乐了”。舞台上的金色旋律还在继续，而古典音乐的种子，早已随着这声稚嫩的建议，悄悄种进了他的心里，也种进了上海这座城市的艺术土壤。

艺术的盛会终将落幕，但那些藏在舞步里的执着、旋律中的共鸣，时光里的和声、童真中的热爱，早已沉淀为城市的文化记忆。第二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让世界看见上海的包容与活力，也让每一个与艺术相遇的人，都被这份暖意长久滋养。

姜方 宣晶

黄梅戏《延年和乔年》：

把信仰的力量传递给观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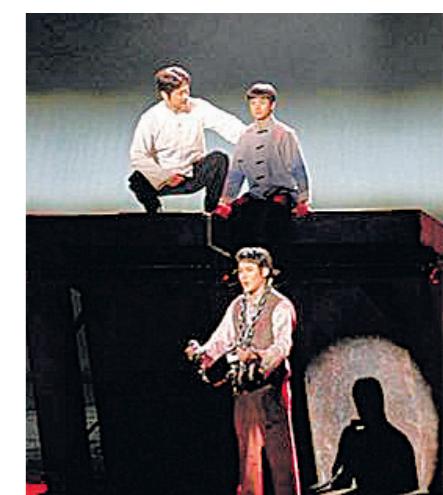
近日，安徽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大型原创黄梅戏《延年和乔年》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在恪守黄梅戏传统唱腔与表演精髓的同时，《延年和乔年》融入了音乐剧、话剧等现代舞台语汇。编剧喻荣军以陈独秀的回忆为线索，配合导演何念细腻的舞台调度，串联起陈家父子从理念碰撞到并肩奋斗的动人历程。黄梅戏的旋律以婉转见长，《延年和乔年》结合剧种特点，融入交响化的音乐编配，虽演革命题材，但没有过多采用高亢激烈的曲风，而是向内向深，注重刻画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两人精神世界。在舞台呈现上，《延年和乔年》以简约线条勾勒场景，配合冷暖色调的灯光变化，延伸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

“越是深入历史，越能感受到那一代人内心的纯粹与高贵。”韩再芬说。带着深深敬仰，饰演陈延年的王泽熙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把信仰的力量传递给观众，让革命精神跨越时空，引发共鸣。”王泽熙与陈乔年的饰演者马腾都是90后，整个剧组里青年人占了大部分，他们以

青春而坚定的视角回望、塑造百年前同样年轻的革命者，撑起了满台的蓬勃朝气和滚烫热血，同时，这部为年轻演员量身打造的作品也见证了黄梅戏“出人出戏”的薪火传承。

高倩



黄梅戏《延年和乔年》剧照。

话剧《父亲》：

演绎阿尔茨海默症下的亲情



话剧《父亲》剧照。

一方转台、六位演员，一位坠入阿尔茨海默症的父亲，在真实与幻象中游走，更在与女儿的相处中，不断陷入记忆与现实交错的时空漩涡——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出品的话剧《父亲》，由法国剧作家弗洛里安·泽勒编剧，蒋维国执导，金士杰、田水领衔，该剧在编剧独特的编织中，透过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视角与患者家属视角的交替，制造出混乱感。迄今为止，该剧多个舞台版本已在全球超过45个国家和地区上演。

根据话剧改编的同名电影《父亲》（又名：《困在时间里的父亲》）曾获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男主角奖。此次登上首都剧场的话剧此前也已荣获第八届华语戏剧盛典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奖，以及2025上海·静安戏剧节“壹戏剧大赏”年度最佳男演员、年度大戏等多个奖项。

对于没看过电影的观众而言，舞台上的一切仍有些令人费解，两个小时，观众由角色带领着，在黑白颠倒、时空错乱的

世界里，由从容到恐惧，由疑惑到不安，最终忘了来路也忘了归途。旋转的舞台从客厅到养老院，每一次舞台布景小小的位移，都会让观众产生错觉。整出戏对观众而言也称得上是“折磨”，看着父亲在正常的时空里无理取闹，又在错误的认知中无法自救，直至剧终也没有解开谜题。

剧中女儿安娜的困境，也让很多有类似境遇的观众感同身受，饰演女儿的田水则更加心碎：“我的母亲也患有阿尔茨海默症，排练中父亲安德烈与安娜的样子，和我自己与母亲的样子总会重叠在一起。”

导演蒋维国说：“这是一部会让观众们感觉到‘被欺骗’的悲喜剧，演员有趣演绎和悲伤的情节交织在一起，让人带着好奇心去探究哪些是主人公幻想中的场景，哪些是真实发生的，界限的模糊反而让人不自觉地陷了进去。”

郭佳

纪念周信芳诞辰130周年，京昆版《乌龙院》上演

160岁“梁陈”组合惊艳戏迷

近日，纪念周信芳诞辰130周年系列演出之京昆合璧《乌龙院》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上演。83岁的昆曲表演艺术家梁谷音与77岁的“当今麒派掌门人”陈少云时隔五年后再度同台演绎这部老人与花旦合作的经典名剧，让新老戏迷惊艳。两位艺术家表演艺术精湛、状态饱满，“阎惜娇”的风身上桌、“宋江”跟随人物心境变化丰富的步法等都得到了精准呈现——一京一昆、一生旦，耄耋之年的艺术家身体力行，让现场观众看到了“何谓好戏”。

昆曲花旦学麒派

京昆版《乌龙院》由昆曲《借茶》开篇，这出短短20分钟的小戏充满情趣，围绕张文远与阎惜娇的邂逅展开。在大多数戏迷心中，梁谷音是昆曲里娇俏的花旦，但不为人熟知的是，她与京剧麒派也有着深厚的缘分。

1985年，首届麒派艺术进修班开班，云集了全国各地的麒派演员，梁谷音作为唯一的旦角参加，“麒派花旦”之称的赵晓岚是她的主教老师。“一个月的时间里，学两部戏，一

部全本《乌龙院》，一部《清风亭》。”一个月后，汇报演出在人民大舞台上演，梁谷音和计镇华作为昆曲演员上演了《乌龙院》。当时，梁谷音和计镇华都认为，不会让两个昆曲演员来演这部戏。没想到响排后，所有人一致同意他们俩上台，“足见京剧演员当时对我们的宽容和尊重”。巧合的是，也是在1985年，梁谷音和刘异龙在舞台首演了昆曲《借茶活捉》。

京昆不分家

“这是周大师的代表作，对他这部戏反复整理加工，千锤百炼。”对于陈少云来说，《乌龙院》是一部烂熟于心的戏。1963年，跟随侯育臣学习，后来又陆续得到了阿甲、明毓昆、张信忠等人的指导。在经年的舞台表演中，他合作过多位“阎惜娇”，有京剧大家宋长荣、秦雪玲，也有一众后辈。

此次演出中的《坐楼杀惜》由陈少云和梁谷音联袂主演。剧中的表演层次抽丝剥茧，十分考验功力。两人互动默契，情绪转换真实流畅，“五逼五让”更是高潮迭起，引人入胜。“你给我一点，我给你一点。”陈少云这样形容他和梁谷音之间的配合。

“昆曲底子对一位戏曲演员来说

虽然多年没有合作，但他认为梁谷音的“阎惜娇”的节奏感和层次感一流，“层层推进，不断地带出高潮”。

《乌龙院》以京剧+昆曲的形式上演，与京昆不分家的历史底蕴和京昆演员长久以来的密切交往密不可分。

除了向“传字辈”大师拜师学艺外，京剧老师在梁谷音的履历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她还记得，学习完《乌龙院》后，童芷苓特地打电话给她：“你的强项是阎惜娇，不能放弃这一点。”梁谷音如此总结她出演的“阎惜娇”特色——泼辣来自晓岚老师，嗲来自芷苓老师。“当时昆曲老师们基本功没得说，但由于许久不上台，舞台感和一个人养活一个团的京剧老师有所差距。生活化的表演，与台下观众一同呼吸的感受是京剧老师教我的。”

京剧丑角名家严庆谷此次在《借茶》一折中饰演“张文远”。他印象深刻，当年梁谷音和刘异龙排练《借茶活捉》正是在上海戏校的练功房，“刘老师端着椅子倒退着走，那时候我还小，不知道是什么戏”。

“昆曲底子对一位戏曲演员来说

太重要了。”严庆谷1981年进校即进入京昆班学习，他的昆曲开门戏是《问探》。也正是因这出戏，严庆谷还意外获得了和京昆艺术大师俞振飞“同台”的机会。那晚，俞振飞在兰心大戏院上演《太白醉写》，当时还是学生的严庆谷为其垫唱演出《问探》。俞老看完后不吝对后辈的赞美：“小严，你演得不错，将来你还要继续努力。”《问探》奠定了严庆谷扎实的基本功，此后他也兼学了《游园惊梦》《下山》《秋江》等昆曲经典。

王筱丽



83岁的梁谷音（左）与77岁的陈少云同台表演。

以川藏公路、青藏公路通车70周年为宏大背景 音乐剧《此生必驾》演绎天路故事

12月11日至13日，以川藏公路、青藏公路通车70周年为宏大背景的《此生必驾》将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谭维维、江珊、魏雪漫、郑棋元、丁真、张铭怡、喻越越等演员，将围绕一家三代女性的情感羁绊与自我追寻，展开一段跨越时空的公路叙事与心灵史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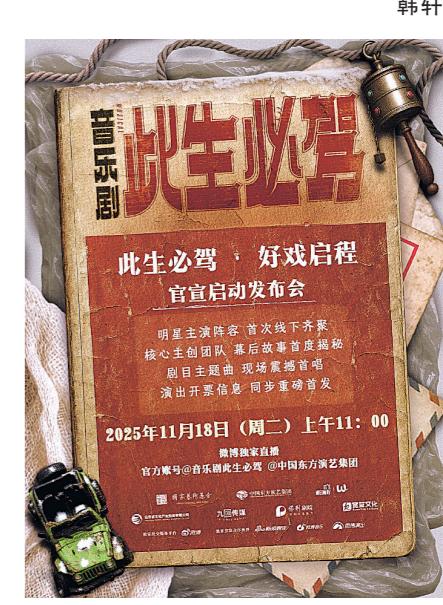
音乐剧《此生必驾》讲述了谭维维饰演的外孙女林晓静，为完成喻越越饰演的外婆安新荣的遗愿，承载着骨灰与三千多封书信，毅然踏上进藏之路。途中，她与江珊饰演的母亲安高原，从关系疏离到发生矛盾再到和解，逐步揭开了一段尘封于天路之上的家族记忆与时代故事。该剧剧本获2023年新时代首都剧本孵化项目，并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通过细腻的笔触致敬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70周年，探讨了代际沟通、情感创伤与自我认同的命题。

谭维维在剧中担任主演并兼任出品人，她也完成了从歌手到音乐剧出品人的身份转变，她坦言，“《此生必驾》是一次艺术的回归，更是一次生命的履约。”该剧的创作来源于谭维维的援藏经历，在帮助当地歌舞团排练的过程中，她萌生了要创作一部音乐剧的想法。在谭维维看来，这部作品触及了各个年龄段的女性成长故事，刷中有孩童，有母亲，有“中年危机”也有

“老年危机”，“剧中包含了女性完整的生命历程，相信走进剧场的观众一定有自己的感触。”

歌手、演员丁真也将出演该剧，他将用歌声和表演讲述深爱的土地，带着对“川藏线”的深情，让剧目背后的地域情怀直抵观众内心。

韩轩



音乐剧《此生必驾》海报。